

而我只有我

我爱过
疯过
傻过
执着过
坚持过
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过



风声晚凉 著

FENGSHENG
WANLIANG



2014年怀旧 / 青春大神 / 微酸袅袅 / 倾力推荐
青春第一本

也许唯有刻骨铭心的失去，最能纪念我们的青春

实力女王风声晚凉蓄势一年，继《心动》热销过后
再度抒写痛至孤独的少年初恋

我们正青春，爱得褪去一身骄傲。

有一种现实却是，不管我们多努力去爱，都没有明天。



我再也不会奋不顾身地去爱一个人了，哪怕那个人是你。

而我 只有我 一个



风声晚凉 著

FENGSHENG
WANLIANG

此书，献给我的大学岁月，
献给我的青春时光，献给曾陪我走过那些年的女孩。

——题记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而我只有我 / 风声晚凉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511-1877-4

I. ①而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59825号

书 名: 而我只有我

著 者: 风声晚凉

策划统筹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廖晓霞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张 晗

内页设计: 李雅静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丰华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16千字

版 次: 2014年7月第1版

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877-4

定 价: 23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I HAVE ONLY MYSELF | 目录 Contents

0 0 1 / 第一章

爱是愚人的国度，看我们演得好辛苦

0 1 3 / 第二章

我遇见谁，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，他在多远的未来

0 2 5 / 第三章

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

0 4 1 / 第四章

是你填满温暖，让梦想有了翅膀，教我如何控制风的方向

0 5 5 / 第五章

无论你肯或不肯，我都选择等，等你结束好久，探险的旅程

0 7 3 / 第六章

从爱开始我学会喜悦，却因为在乎学会胆怯

0 9 0 / 第七章

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

1 0 4 / 第八章

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，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

I HAVE
ONLY MYSELF | 目录 Contents

1 2 3 / 第九章

想问为什么，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，却苦笑说我都懂了

1 4 1 / 第十章

犹疑的脚步，坚持的酸楚，可是我很清楚，别在乎付出

1 5 6 / 第十一章

当爱相随，能完美一切不完美，当你皱眉，我陪你留在天黑的世界

1 7 2 / 第十二章

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，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

1 9 3 / 第十三章

你能体谅，我有雨天，偶尔胆怯，你都了解

2 0 7 / 第十四章

热闹后的孤单，让人更加了解珍惜平凡

2 2 5 / 第十五章

就算一路上偶尔会沮丧，生活是自己选择的衣裳

2 4 7 / 第十六章

你对我说再见那天，我学会爱的不完美，我在你缺席了的黑夜，学会怕黑

2 7 2 / 第十七章

你走路姿态，微笑的神态，潜意识那才是我真爱



①

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，沈新绿正在刷微博，突然有个人撩开门口的帘子问她：“请问，你是沈新绿吗？”她有些奇怪地点头，那人便从外面搬进来一个巨大的纸箱子，“有你的包裹。”

她疑惑地看着包裹单，上面确实确实是这里的地址和她的名字，甚至电话号码也是对的。

会是什么东西呢？

她最近没有在淘宝上买过东西，知道这里地址的人也不多，何况，如此巨大的一个箱子，里面得装着多大一个东西啊。

她匆匆签了字，快递员收起单据离开，她找来剪刀拆箱子的封口，箱子很大，封口处贴了一层又一层胶布，她费了很大劲儿才打开，然后就愣住了。

呈现在她面前的是满箱的马蹄莲，绿色的梗配上白色的花，因为多，所以显出别样的美丽，甚至有些壮观。她几乎怀疑这是哪家花店进的货，大概是快递员贴错单子，才会送到她这里。

突然，又有人撩开帘子，见这小小的亭子因为这个巨大的箱子而显得太过于拥挤，无处下脚，便站在门口，礼貌地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：“你好，请问有市区的地图吗？我想去人民公园，该怎么

走？”

沈新绿熟练地在书报架上找到一张市区地图，又在便笺上写下去人民公园的公交车路线和打车地点，接着撕下便笺，贴在地图上，隔着那箱马蹄莲给来人做了讲解说明。

这便是她大学毕业后的工作，在市区步行街的游客服务中心上班。上班的地方是一个透明的小小的玻璃亭子，亭子外是熙熙攘攘永不会消散的人群，每天都有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来这座城市旅行，他们经过她这座小小的亭子时，可能会进来问路，或者寻求别的帮助。

工作还算轻松，所以薪水并不算高，但每天都能接触不同的人，她觉得至少不算枯燥，大多数时候还算有趣。

那个游客是个年轻的女生，离开之前忍不住看了看那些马蹄莲，笑着说：“真漂亮，你男朋友好浪漫啊。”

这话算提醒了沈新绿，会不会是杜思远送的？可过去的每一个节日，他都送她浅绿色的绣球花，她以为那才是他们之间的惯例。

还有半个小时下班，她在脑海里来来回回搜索这些马蹄莲可能的来源，脑袋都快想破了也想不出个出处。有一个名字隐隐约约在脑海深处闪现，数次要跳出来，又被她刻意忽略了。

不，不可能是他，怎么会是他？

她不愿意提起他的名字，但她这二十多年的生命里，只收到过一次马蹄莲，便是他送的。

十七岁那年的某一天清晨，他神秘秘地拎着一个沾了些许泥土的袋子进教室，下课后献宝般拿给她看，是一盆马蹄莲，众多的叶子间，只孤孤单单地开着一朵洁白的花。

前一天，他问她喜欢什么花，她答喜欢马蹄莲，第二天他便起了个大早去花市挑了最新鲜的一盆买下来，要她把花带回宿舍好好养

着，说将来他会给她一个有花园的家，并且为她种满马蹄莲。

他买花的那家花店大概有个文艺范儿的老板，因为花盆上还贴着一张字条：马蹄莲的花语——忠贞不渝，永结同心。

她喜欢马蹄莲，是因为曾在一部偶像剧里见到男主角带女主角去阳明山，那里有一片壮观的马蹄莲花海，在剧情衬托下，成为她内心浪漫的经典桥段。她少女心萌发的时候，就会幻想自己将来也能成为这种浪漫情节里的女主角。

时隔多年，机会来了，她反倒胆怯了。

因为她害怕真是他送的，她害怕他会突然出现，打破她平静的现状。

顾骁，是你吗？她终于念出他的名字，心里又生出一丝期待，是他吗？

“喜欢吗？”有人用带着笑意的声音问她，她从胡思乱想中茫然地抬起头，看见杜思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。

他俯下身去将那些花理顺，有些费劲地全部揽在怀中，然后毫无预兆地单膝跪地。

那么多的花，几乎将他的脸淹没。

沈新绿慌了，她没想到这些花竟然是他送的，更没想到他会在今天突然求婚。

“嫁给我。”他抽出其中一枝花举到她面前，她看见花蕊上套着一枚镶碎钻的戒指，是她喜欢的款式。

但她一时无法从那些与顾骁有关的回忆里回过神来，只得慌乱地答道：“我刚毕业，连二十三岁都还没满，现在结婚会不会太早了点？”

他有些失望，又觉得她的话在情理之中：“也对，你还这么小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的。”说完，他站起身，把戒指和

花收好，说，“走吧，该下班了。”

她收拾好自己的包，锁上门，跟他一起往地下停车场走。

今天是七夕，满街都是捧花的人，但他们收到的回头率无疑是最高的，无论男女老少，经过他们身边时都会忍不住对他怀里那巨大的一捧花指指点点。

终于走到地下停车场，找到他的车，他把花放到后座，才算是将路人的目光彻底隔绝在外。

她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从小到大，她一直不习惯成为焦点，一直害怕收到过多关注的目光。她怕杜思远感觉到她的情绪会不开心，于是没话找话：“怎么突然想起送马蹄莲给我啊，你不喜欢绣球花了？”

他伸出右手，很珍惜地握住她的左手，笑笑说：“求婚嘛，当然要特别一点，次次都送绣球花就没新意了。我觉得马蹄莲也很衬你啊，而且我买花的时候，花店老板告诉我，马蹄莲的花语是——忠贞不渝，永结同心。你不觉得简直太适合用来求婚了吗？”

她挤出一个牵强的笑容，随着他发动车子，收回了自己的手。车子从昏暗的地下停车场开出去，视野里突然一片明亮，她的眼睛仿佛不适应外面的强光，突然有流泪的冲动。

她努力压抑那股冲动，只觉得心里阵阵钝痛。

她怎么会傻到以为那些花是顾骁送的呢？很久以前，他就已经消失在她的生命中，再也不曾出现了。

只是，人的心最是脆弱，一旦曾经受过伤，那伤口便很难愈合，即使愈合，那伤痕也会无比清晰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，无论过去多久，再去碰触，仍然会痛。

回家后，沈新绿找了很多瓶瓶罐罐将那些花用清水养起来，原本有些冷清的屋子因此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。

杜思远在厨房做饭，他会做的菜不多，但都很可口，每到节日，他就会亲自下厨，成果完胜外面华而不实的所谓大餐。

把花插好后，沈新绿去生活阳台上洗衣服，手上正满是泡沫时，电话响了。她胡乱擦干手拿起来看，是妈妈。

她莫名地觉得紧张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接起来：“妈。”

“新绿，我琢磨着你应该毕业有两个月了吧，工作也定下来了，那……你拿了多少工资？”

自从三个月前她不打招呼就从家里跑掉，家人便再也没跟她有任何联系。看见屏幕上显示是妈妈来电时，她便已经做好了再失望一次的心理准备，可是，纵然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，纵然失望过千万次，但第一万零一次，她仍然会不争气地觉得难过。

这本该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，本该给她最多最温暖最不求回报的爱，可这么多年来，她得到的，只有伤痛。

“嗯，定下来了，但是因为试用期，所以工资很少。”

“你嫂子嫁过来之后，咱家也没给她买过什么东西，你哥说想给她买个手机，但是钱不太够，你想想办法，给家里打点儿吧。”

“再说吧。”她心里涌起深深的厌恶，“我刚毕业，很多地方都要用钱。”

“问杜思远要啊！他要是养不起你，有什么资格跟你谈恋爱？我看你趁早分手得了，以你的条件找个有钱人一点都不困难，到时候我们也能跟着沾光。”

她竟然还没放弃这个念头。沈新绿觉得头痛，她忍无可忍地冲电话嚷：“你死心吧，我是不会跟他分手的，他今天向我求婚了，我们过几天就去民政局领证！”

嚷完了，她挂上电话，这才发觉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落下来，大颗大颗地砸在水池里的泡沫上，砸出一个个小窟窿。

厨房里抽油烟机轰隆作响，杜思远正将什么青菜扔进锅里，油锅发出刺啦的声音，他用锅铲翻炒着，偶尔用手背擦额头的汗。沈新绿隔着玻璃门看着他，有一种想走过去拥抱他的冲动。

食物的香气飘过来，她贪婪地深吸一口，觉得这里充满了幸福的人间烟火的气息。

虽然她住到这里的时间还很短，但她觉得跟她曾经住了十多年的家比起来，这里才是她真正的家。这里有完全属于她的空间，有她可以随意使用的物件，更重要的是，有一个全心全意爱着她、将她视作这世上最重要的珍宝的人。

吃饭的时候，沈新绿夹了一块排骨放到杜思远碗里，他没有吃，而是惊喜地握住她的手，摩挲着上面的戒指：“你戴上了，意思是答应了吗？”

沈新绿笑吟吟地点头：“抽个时间，我们请好朋友吃顿饭，算是先订婚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你说好就好，什么都好。”他高兴得一塌糊涂，干脆一把将她抱起来打转，“老婆老婆，你就快是我的老婆了！”

沈新绿给家里的马蹄莲拍了张合照发到微博上，宣布自己跟杜思远订婚了。三个闺蜜纷纷在第一时间回复并转发，排队表达了自己的羡慕嫉妒恨。

覃覃：哇，好浪漫，羡慕死人了。阿绿，你一定会幸福的，我早就说过杜思远是个好男人。

盛夏：无条件支持杜思远不解释。唉，说起来这么多年我连西兰花都没收到过，还有几个小时今天就过去了，可叶光明到现在连电话都没给我打一个……

彭小鱼：……（一连串表情符号）毕业就结婚，够狠！说好一起

做大龄剩女的，你就这样抛弃了我，准少妇，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彭小鱼吗？

沈新绿笑喷了，一个个打电话过去，通知她们下周末在小轩馆吃饭，就算作她和杜思远的订婚宴了。

夜里睡觉时，沈新绿想起后来妈妈气急败坏地把电话拨过来，她接起来，并不说话，只听见妈妈在那边连珠炮似的说话，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不准她和杜思远结婚，不然他们就要她好看。

她已经不在乎这个决定是否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了，更不担心所谓的“要她好看”。她来C市四年了，他们从来没来看过她一次，不知道她的学校在哪里，不知道她干着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，更不可能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。

比起他们，杜思远更像是她的亲人。只要不是有工作在身，吃过饭他甚至碗都不会让她洗，他说，她以前洗了那么多年的碗，现在有了他，他再也不会要她洗碗。

嫁给这样一个人，应该是没什么好犹豫的。只是闭上眼，她面前出现的，全是另一张倔强孤傲的脸。

2

说是订婚宴，其实只开了一个包间，来的朋友共八个，加上沈新绿和杜思远也不过刚好十人。十个人围坐在圆桌前，倒是显得圆圆满满。

覃覃和裴文博来得最早，他们住得远，转了两趟公交车才到，好在周末的公交车不算太挤，向来有点晕车的覃覃脸上也并无半点疲色，还体贴地准备了礼物。沈新绿接过来拆开，竟然是她前几天在微博上念叨打算买的一套护肤品，因为价格不算便宜，所以她一直犹豫犹豫舍不得下手。

“做个美美的漂亮新娘。”覃覃笑咪咪地说。她也不过刚刚上班，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手呢，买这套护肤品，一定是花的她存下来的小金库。沈新绿知道她是个多么节省的人，所以看到这份礼物格外感动。

盛夏和叶光明一前一后地进来，见面先说恭喜，叶光明点着烟冲杜思远笑：“兄弟，勇气可嘉。”

杜思远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头，微微侧过脸避开烟雾，但想到他专程坐三个小时动车从邻城赶过来，到底还是看重盛夏和沈新绿的情谊的，所以还是礼貌地笑了笑。

彭小鱼自然是永远的迟到大王，她到场时，杜思远的两个朋友也都已经到了，向东阳单身一人，袁鸣则带着女友。

彭小鱼推开包间门，女王般扫视一圈，在唯一的空位上坐下来，嘴里还不忘说：“哟，人来得挺齐呀。”

虽然最近她身上发生了很多让她难过的事，但这是沈新绿的订婚宴，她无论如何也得收拾情绪，给好姐妹捧场。

菜品陆续上桌，桌上的人都是老熟人了，所以这顿饭吃得颇为热闹，彭小鱼甚至还起哄要沈新绿和杜思远当众表演法式湿吻，不过被沈新绿以“好节目要留到婚礼当天”给拒绝了。

几人正又笑又闹时，有敲门声响起，沈新绿以为是服务员，便应了声：“请进。”

来人推开门时，里面的人都愣住了。

最先变脸的自然是沈新绿和杜思远。几个闺蜜的笑容也僵在脸上，向东阳和袁鸣虽然搞不清状况，但都嗅出了空气中不正常的气息。

“小绿，好久不见。”顾骁站在门口，面带微笑，定定地看着沈新绿。

沈新绿怀疑自己是在做梦，她甚至觉得大概从七夕那天起到现在，一切都不过是午夜时分的梦一场，再过几个小时天就会亮，梦就会醒，眼前的一切，都会消失。

可身边人的神色分明是真实的，顾骁的脸，虽然有些陌生了，却也是真实的，只要她愿意，伸手就可以触及。

最后还是杜思远打破了僵局，他大方地招呼顾骁：“还没吃饭吧？来，坐下一起吃，我叫服务员添副碗筷。”

顾骁看都不看他，只将目光锁定在沈新绿身上，仿佛其他人完全不存在。

“你来干吗？”沈新绿就那样远远地坐着看着他。

“我来带你走啊。”他说得理所当然。

杜思远终是动气了：“顾骁，如果你是来搅局的，麻烦你离开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不是你想带走就能带走的。”

“带我走？凭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，你以为我就这么低贱，任你想离开的时候不给一个理由就分手，想回来的时候不打个招呼就突然出现？顾骁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我还是十几岁，还傻乎乎地爱着你吗？告诉你，我要结婚了，我要嫁人了，我跟你从此，不，我们早就没有任何瓜葛了！”沈新绿不知道自己心里原来有这么多怨气，只需要他轻轻一点，就能爆发。

其他人都有些坐不住，觉得尴尬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

“胡说，我们说好我一满二十二岁就一起去民政局领证，你怎么能嫁给别人。”他像在轻轻呵斥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，走上来就要牵沈新绿的手。

杜思远的耐心耗尽，站起来一个拳头挥了出去，随着他的出拳，包间里乱成一团，所以没人听见沈新绿含着泪轻轻地说：“那你二十二岁的时候去了哪里？”

只有离她最近的杜思远听见了，他愤怒得快要丧失理智，又一拳狠狠挥出去。

顾骁不躲，也不还手，硬生生接了他一拳，嘴角马上肿起来。其他人纷纷上来拉架，沈新绿紧紧抱住杜思远的手臂，埋头在他怀里不肯看顾骁，声音却带着浓浓的哭腔：“你走！快走啊！”

“除非你跟我一起走。”

杜思远又要挣脱沈新绿挥拳，她死死地抱着他，哭得双肩发抖：“两年前你为什么不说这样的话，两年前你为什么不带我走？”

杜思远听到这话，如泄了气的皮球般松了拳头，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，双眼发红。

只有他注意到，顾骁走上来的时候，沈新绿有那么一瞬间做出了牵手的姿势。只有他明白，沈新绿说这样的话，说明她心里还有怨气，有怨，就说明还在乎，还有爱。

为什么顾骁只需一个姿态，就能打败他两年的辛苦经营？他突然觉得累。

好在此时彭小鱼挺身而出，一个大巴掌拍在顾骁背上：“喂，你这个臭男人还真把自己当情圣了啊，麻溜儿滚吧，这里不欢迎你。”

顾骁苦笑着看着她：“小鱼儿，相信我，两年前我是有苦衷的，现在我独立了，自由了，再没有人可以逼我了。”

彭小鱼可不管这么多：“苦衷？好，你先说给姐听，姐听了审核过关了，再讲给阿绿听，走走走。”说完横盛夏一眼，“还不来帮忙？”

盛夏赶紧起身，两人一左一右把顾骁又拖又拽地架出去了。

这顿饭显然是吃不下去了，向东阳拍拍杜思远的肩，然后跟袁鸣还有他女友一起退了出去。覃覃也站起身，小声说了句：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。”就和裴文博一起离开了。叶光明拿起凳子上盛夏和彭小

鱼留下的包，也追了出去。

偌大的包间里只剩下满脸颜色的杜思远，和仍旧死死抱着他不住哭泣的沈新绿。

杜思远又觉得后怕。

如果今天没有这么多朋友在场，如果对峙的只有他们三个，如果沈新绿不是怕在这么多朋友面前伤他的面子，她是不是就跟他走了？

大概再没有谁能如他这般了解沈新绿了吧。此刻她正一边哭一边恨自己不争气，为什么明明都下决心要嫁了，为什么明明早就将那个人抛诸脑后，打定主意这一生也不要再跟他有任何联系了，可他一出现，她的恨意就土崩瓦解，他一说要带她走，她所有的防备就溃不成军。

难道这才是爱情最残忍却也最动人的一面？无论你有多恨他，无论他将你伤得多重，无论他是否曾让你置身天堂又将你狠狠摔到地上，将你所有的希望所有对美好的想象都摔成碎片，但只要他重新出现，对你招一招手，你便会不顾一切飞奔向他，哪管手上是否已握有小小的幸福，哪管此举是否会伤到另一个人的心，哪管未来有一天，他是否会再次将你伤到体无完肤。

爱如含笑饮砒霜，冬天饮雪水，即使痛彻心扉，却让人迷恋，不舍放手。

第二天，沈新绿肿着眼睛去上班，好在她们上班采用轮班制，上一天休一天，小小的游客服务中心只有她和另一个女生轮流上班，所以不必担心该怎样向旁人解释自己那对红肿的眼。

她刚打开电脑，盛夏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盛夏支支吾吾半天，终于还是承认了错误。

原来顾骁是在盛夏的QQ签名上得知沈新绿和杜思远订婚的消息，

他又询问了订婚宴的时间地点，表示自己只想远远看沈新绿一眼。盛夏一时心软，就把详细信息告诉他了。

不等沈新绿骂她，她就先抢占有利高地：“阿绿你也不能怪我，想当初你跟顾骁是多美好的一对啊，那时候我们宿舍最早请吃饭的家属就是他，他甚至细心地给我们每人带了份礼物，请我们好好照顾你，就凭这点情意，我也不忍心拒绝他啊。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……”

沈新绿觉得喉咙发紧，眼眶又模糊了。

当初，那是久远的事情了啊，那时候她还那般天真，那时候她们四个刚刚相识，都以为自己一定能拥有一份轰轰烈烈至死不渝的爱情，一定能拥有风光无限牛×闪闪的大好前程。

不过几年，如今她们之间，又有谁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呢？

谁都过上了跟梦想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活，平凡普通，渺小得扔进人堆里就再也找不出来。当初最害怕的庸碌，却是如今的常态，甚至在面临改变的时候，还会害怕万一连这点庸碌的安稳都丢失了该怎么办。

而她们不过刚刚大学毕业，这四年带给她们的改变竟然如此之大，现实的力量竟然如此之大。